

α -乙酰乳酸脱羧酶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前景

张博润 刁爱坡* 何秀萍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北京 100080)

在啤酒酿造中, 双乙酰(diacetyl)是影响啤酒风味成熟、熟化期长短的主要因素, 当其含量超过阈值(0.15×10^{-6})时, 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馊饭味。双乙酰主要是啤酒酵母代谢的产物, 由 α -乙酰乳酸(α -acetolactate)经非酶氧化脱羧产生, 酵母的双乙酰还原酶将其还原成乙偶姻(acetoin), 再由乙偶姻还原酶还原为2,3-丁二醇。乙偶姻和2,3-丁二醇几乎不影响啤酒风味。因此, 把双乙酰含量降到阈值以下是熟化期的主要目的, 也是熟化期时间限制因素。所以, 如何减少双乙酰含量、缩短熟化期、提高啤酒质量和产量, 一直是国内外啤酒工业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α -乙酰乳酸脱羧酶(α -acetolactate decarboxylase, 简称 ALDC, EC, 4.1.1.5)可将 α -乙酰乳酸直接脱羧转化成乙偶姻, 而不经形成双乙酰的步骤。若将此酶用于啤酒生产, 可大大缩短啤酒熟化期, 从而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和节省能源, 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鉴于 ALDC 在啤酒发酵及其它酒类发酵工业上的应用前景, 吸引了不少学者从不同途径开展了 ALDC 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前景作一简要综述。

1 微生物来源的 ALDC 及其物理、化学特性

自从 Juni 等人^[1]首次报道了从产气气杆菌(*Aerobacter aerogenes*)分离到 ALDC 以来, 不少学者对微生物来源的 ALDC 及其物理、化学特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2~7]。表 1 列出了一些微生物来源的 ALDC 的物理、化学特性。

2 ALDC 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2.1 ALDC 的序列分析: Svendsen 等人^[7]依据短芽孢杆菌 ALDC 的氨基酸序列, 分析得出短芽孢杆菌 ALDC 完整的 260 个氨基酸序列。并根据 ALDC 的一级结构推测了二级结构, 其中 54% 为 α -螺旋, 34% 为 β -折叠。Sone 等人^[8]通过 ALDC 基因克隆、活性测定等证明了产

气肠杆菌的 ALDC 基因位于 1.4kb 的 BamHI-EcoRI 片段上, 他们测定了该片段的核苷酸序列, 证明该片段含有一个 780 个核苷酸的完整蛋白编码区, 从 DNA 序列推导出 ALDC 的 260 个氨基酸序列。Diderichsen 等人^[9]通过对短芽孢杆菌的 ALDC 编码及其边界区域的核苷酸序列分析, 从 DNA 序列分析推算出 ALDC 的氨基酸序列, 其序列与 Sevendsen 等人^[7]直接测定的序列相同。Yamano 等人^[10,11]的研究表明醋化醋杆菌木质亚种的 ALDC 基因位于 1.2kb KpnI-EcoRI 片段上, 他们测定了该片段的核苷酸序列, 开读框架编码 304 个氨基酸。其 ALDC 氨基酸序列与产气肠杆菌 ALDC 的氨基酸序列相比, 有 45.7% 的同源性, 同短芽孢杆菌 ALDC 的氨基酸序列有 35.6% 同源性。醋化醋杆菌木质亚种 ALDC 氨基酸的同源序列分布在除 N-末端以外的序列上, 其中高度同源区为 Gly¹⁰³-Ile¹¹⁵ 上述三种不同来源的 ALDC 在该区的同源性为 85%, 由此可推测 Gly¹⁰³-Ile¹¹⁵ 区对 ALDC 的活性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对醋化醋杆菌木质亚种 ALDC 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分析表明, 其 N-末端(1-129bp)有几种可能的起始密码子, 核糖体结合位点位于密码子 GLG(130bp)的上游, N-末端区(1-129bp)与其它细菌 ALDC 基因相比无同源性。另外, 他们发现 ALDC 基因的翻译起始点位于 130bp 处所表达的 ALDC 具有最大活性, 这说明 ALDC 基因的起始密码子可能位于 130bp。在密码子 GLG(130bp)的上游没有发现能形成二级结构导致翻译受阻的特殊序列。至今还不了解为什么 ALDC 基因的翻译起始点位于 196bp 处所表达的 ALDC 活性要比起始点位于 130bp 或 208bp 处所表达的 ALDC 活性低。

2.2 ALDC 基因的克隆和表达研究: Sone 等人^[12]克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沈阳农业大学代培硕士研究生

1996-03-20 收稿

表1 一些微生物来源的ALDC的物理、化学特性

来源	分子量	PI	最适pH	最适反应温度	金属离子	抑制剂
产气气杆菌 (<i>A. aerogenes</i>)	31000/62000	4.7	6.2/6.4	40℃	Sn^{2+} 、 Zn^{2+} 、 Fe^{2+} 、 Ca^{2+}	金属络合物
地衣芽孢杆菌 (<i>B. licheniformis</i>)	31000/62000	4.7	5~6	40℃	Zn^{2+}	金属络合物
短芽孢杆菌 (<i>B. brevis</i>)	35000/70000	7.6	6~7	40℃	Zn^{2+}	金属络合物
乙酰短杆菌 (<i>B. acetylum</i>)	31000/62000	4.4	6	40℃	Cu^{2+} 、 Fe^{2+} 、 Zn^{2+}	金属络合物
双乙酰乳酸链球菌 (<i>S. diacetylactis</i>)	31000/62000	4.7	5~6	40℃	Zn^{2+}	金属络合物
干酪乳杆菌 (<i>L. casei</i>)	31000/62000	4.7	5~6	40℃	Zn^{2+}	金属络合物
肺炎克氏杆菌 (<i>K. pneumoniae</i>)	31000/62000	4.7	6~7	40℃	Zn^{2+}	金属络合物

了产气肠杆菌的 ALDC 基因, 分别在 *E. coli* 和啤酒酵母细胞中表达, 结果证明转化子的每毫克蛋白含 2~3 个 ALDC 酶活单位。Diderichsen 等人^[9]克隆了短芽孢杆菌的 ALDC 基因 (aldB), 分别在大肠杆菌和枯草杆菌中表达, 在大肠杆菌中表达的 ALDC 是在细胞内, 而在枯草杆菌中表达的 ALDC 大部分在细胞外。Suihko 等人^[13]将克氏杆菌的 ALDC 基因克隆到能在酵母细胞中自我复制的质粒上, 转化酵母菌, 获得具有 ALDC 活性的转化株。Blomqvist 等人^[14]将产气肠杆菌的 ALDC 基因克隆到表达载体上转化酵母菌, 亦获得具有 ALDC 活性的转化株。鉴于含有外源 DNA 的质粒载体在酵母细胞中的稳定性问题, 他们采用基因置换方法将上述 ALDC 基因置换到酵母的染色体上, 从而获得稳定的转化子。Fujii 等人^[15]将产气肠杆菌的 ALDC 基因克隆到酵母整合质粒 (Ylp) 上, 通过转化酵母受体菌 Ip00751, 将 ALDC 基因克隆到酵母整合到受体菌的染色体上, 进而使转化株的 ALDC 基因在非选择条件下保持稳定。Yamano 等人^[16]将醋化醋杆菌木质亚种的 ALDC 基因克隆到带 G418 抗性标记的整合质粒上, 转化 G418 敏感的受体菌, 将 ALDC 基因整合到受体菌的染色体上, 从而获得稳定高效表达的转化株。通常研究外源基因克隆和在酵母细胞中表达时, 一般采用乙醇脱氢酶 I (ADCI)、磷酸甘油酸激酶 (pGK) 和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 (GPD) 启动子作为表达外源基因的启动子。Yamano 等人比较了上述三种启动子对 ALDC 基因在酵母细胞中表达水平的作用。他们发现, 当转化子在 30℃ 条件下振荡培养时, 带有 GPD 启动子的 ALDC 基因的表达水平最高; 而用转化子进行发酵实验时, 含有 PGK 启动子的 ALDC 基因的表达水平最高。由此可推测出转化子在振荡培养和发酵条件下培养所表现出的

ALDC 活力差异是由于糖酵解启动子的不同表达水平决定的, 从而证实 PGK 启动子是 ALDC 基因在啤酒酵母中高效表达的最强启动子。

2.3 带有外源 ALDC 基因的啤酒酵母工程菌的构建

随着对 ALDC 研究的深入, 加之其在啤酒酿造中的重大应用价值, 近年来已开始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将外源 ALDC 基因引入本身不含 ALDC 基因的啤酒酵母, 构建 ALDC 酶活高、能快速将双乙酰的前体乙酰乳酸转化成乙偶姻, 从而降低双乙酰含量、缩短熟化期的啤酒酵母工程菌。如 Stahl 等人^[17]构建了含巴氏醋酸杆菌的 ALDC 基因的啤酒酵母工程菌, 实验室发酵实验结果表明啤酒熟化期缩短 1 周, 总双乙酰含量明显降低, 啤酒风味不受影响。Worbel 等人^[18]构建了含纹膜醋酸杆菌的 ALDC 基因的啤酒酵母工程菌, 发酵对比试验结果证明熟化期缩短 4~10d, 双乙酰含量显著减少, 啤酒风味不变。Goosens 等人^[19]把乙酰羟酸异构酶基因 (ILV5) 整合到啤酒酵母染色体上, 构建成啤酒酵母工程菌, 对比发酵试验结果表明双乙酰含量减少 50%, 对啤酒风味无影响。Yamano 等人^[20]构建了含纹膜醋酸杆菌 ALDC 基因的啤酒酵母工程菌, 实验室发酵结果表明工程菌发酵的啤酒中总双乙酰含量仅为亲株的 60%, 而工程菌和亲株发酵生产的啤酒风味无本质区别。Onnela 等人^[21]利用缺失 -800bp~1500bp 上游的乙醇脱氢酶 (ADH1) 启动子, 进行了细菌 ALDC 基因在啤酒酵母中的表达研究, 构建了不产双乙酰的啤酒酵母工程菌。中试规模试验结果证明, 该工程菌产生的 ALDC 足以降低双乙酰的含量, 该工程菌既适合于低浓度麦芽汁发酵, 也适合于高浓度麦芽汁发酵。本实验室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 近年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已从短芽孢

杆菌中分离到 ALDC 基因, 目前正在进行载体改建、受体菌的确定、克隆和表达研究, 拟构建熟化期短的啤酒酵母新品系。

3 ALDC 的应用前景

在啤酒生产中, 降低双乙酰的途径很多, 例如原料选用、改进糖化工艺、选择优良酵母菌种、改进发酵工艺等都可减少双乙酰生成量, 但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则是使用 ALDC。丹麦 Novo 公司开发了一种新型酶制剂— α -乙酰乳酸脱羧酶 Matunex^[22], Matunex 是一种棕色液态酶制剂, 密度为 1.25g / ml, 该产品符合国际认可的食品级酶制剂的技术标准。Matunex 在啤酒正常发酵的所有 pH 值范围内都是稳定的, 在 pH 为 6 时效果最好, 而在 pH 为 4 时, 其活力也可达到最高活力的 20% 左右。在正常的发酵温度下, 这种酶非常稳定, 该酶的最适作用温度为 35~40℃, 在正常发酵温度条件下, 酶活力可达到最高活力的 15%~20%。发酵试验表明, 酶用量为 23AUU / L 麦芽汁, 主发酵温度 13℃, 保持 6d, 然后降到 7℃, 保持 1 / 3d, 发酵后双乙酰含量可降到 0.05×10^{-6} 以下。陈炜等人^[23]从地衣芽孢杆菌中提取 ALDC 粗酶, 用于啤酒主发酵和后发酵试验, 实验结果证明对降低主发酵和后发酵啤酒中的总双乙酰量(主要为乙酰乳酸和双乙酰)均有一定效果, 尤其对后发酵啤酒效果尤为明显。朴镇熙等人^[24]报道了将 ALDC 用于啤酒发酵的实验室和生产规模试验, 发酵试验证明, 加入 ALDC 可使发酵周期由原来的 25d 缩短 10d, 从而提高设备利用率 40%, 发酵啤酒的外观指标、理化指标都达到部颁标准; 锥形罐发酵试验结果表明, 发酵周期由原来的 20d 缩短到 13d, 提高设备利用率 40%, 经济效益显著。

除将 ALDC 酶制剂用于啤酒发酵外, 另一条缩短啤酒熟化期, 降低 α -乙酰乳酸及双乙酰含量的途径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外源的 ALDC 基因引入本身不含 ALDC 基因的啤酒酵母中表达, 构建带有 ALDC 基因的啤酒酵母工程菌^[17~21], 用于啤酒酿造。最近, Tada 等人^[25]利用构建的带有外源 ALDC 基因的啤酒酵母工程菌进行了啤酒酿造中试实验, 结果表明大大缩短了熟化期, 而且生产的啤酒质量与亲株生产的啤酒相同。

综上所述, 随着对 ALDC 的深入研究, 可以预见 ALDC 酶制剂及带有 ALDC 基因的啤酒酵母工程菌

必将为啤酒酿造行业带来一次革新, 将产生巨大经济效益。

参 考 文 献

- [1] Juni E. J Biol Chem, 1952, 195: 75~76.
- [2] Godtfredsen S E, Lorck H, Sigsbaard P et al. Carlsberg Res Commun, 1983, 48: 239~247.
- [3] Godtfredsen S E, Rasmussen A M, Ottesen M et al.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1984, 20: 23~28.
- [4] Løkken J P, Stormer F C. Eur J Biochem, 1970, 14(1): 133~137.
- [5] Ohshiro J, Aisaka K, Uwajima T. Agric Biol Chem, 1989, 53(7): 1913~1918.
- [6] Olsen F. Pat Appl EPO128714, 1988.
- [7] Svendsen IB, Jensen BR, Ottesen M. Carlsberg Res Commun, 1989, 54(4): 151~163.
- [8] Sone H, Fuji T, Kendo K et al. J Biotechnol, 1987, 5(1): 87~91.
- [9] Diderichsen B, Wedsted U, Hedegaard L et al. J Bacteriol, 1990, 172(8): 4315~4321.
- [10] Yamano S, Tanaka J, Inoue T. J Biotechnol, 1994, 32: 165~171.
- [11] Yamano S, Kendo K, Tanaka J et al. J Biotechnol, 1994, 32: 173~178.
- [12] Sone H, Fuji T, Kendo K et al.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88, 54(1): 38~42.
- [13] Suihko M I, Blomqvist K, Penttilä M et al. J Biotechnol, 1990, 14: 285~300.
- [14] Blomqvist K, Suihko MI, Knowles J et al.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91, 57(10): 2796~2803.
- [15] Fujii T, Koide K, Shimizu F et al.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90, 56(4): 997~1003.
- [16] Yamano S, Tomizuka K, Tanaka J et al. J Biotechnol, 1994, 37: 45~48.
- [17] Stahl U, Debourg A, Villanueva KD et al. EBC Microbiology group Bulletin, 1990, 83~94.
- [18] Wrobel R & Jones BL. J Inst Brew, 1992, 98(6): 479~491.
- [19] Goossens E. J Inst Brew, 1993, 99(3): 208.
- [20] Yamano S, Tomizuka K, Sone H et al. J Biotechnol, 1995, 39: 21~26.
- [21] Onnela M L, Suihko M L, Penttilä M et al. J Biotechnol, 1996, 49: 101~109.
- [22] Jepsen S. Breer' Guardian, 1993, 122(9): 55~56.
- [23] 陈炜, 何秉旺, 杨家兴, 等. 微生物学通报, 1994, 21(2): 82~85.
- [24] 朴镇熙, 许松玉, 赵坚豪, 等. 工业微生物, 1994, 24(2): 39~41.
- [25] Tada S, Takeuchi T and Sone H et al. Proceeding of the European Brewing Convention Congress, Brussels, 1995, 369~376.